

戴雨農與鄭介民

費雲文

兩次付托情義深長

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「西安事變」的時候，戴雨農正在廣州處理緝私工作，聞訊，星夜趕返南京，立即派員攜帶無線電台，趕赴瀘關，設法滲入西安，加強蒐集情報；同時展開策動叛軍反正的活動。

廿二日，蔣夫人親赴西安，對和平解決事變，作最後的努力，戴雨農隨侍。

行前，戴的友好和幹部，紛紛勸阻。都以為他是情報工作的首領，向為叛軍所嫉恨；此去深入虎穴，不但與事無補，且有不測之禍。戴雨農本其過人識見，力排衆議；臨時召集在京的同志話別；表示他決定效法當年陳炯明叛變，國父蒙難的時候，蔣委員長赴難永豐兵艦的精神，前往西安赴難。他說：

「蔣委員長蒙難，是我們的過失；我決定到西安隨侍左右。此去凶多吉少，如果委員長能够安然返京，我也能隨侍歸來，否則，我也死而無憾。古人說：『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』。我祇有一死，才能上報 領袖

，下救工作的危亡。但無論如何，大家要安心工作，忠心耿耿，繼續在鄭介民同志領導之下，為革命工作，奮鬥到底；將來盡忠救國的責任，全在各位肩上」

同志們聽到他這番話，為之動容。一方面敬佩他的大忠大勇，同時又為他的安全擔憂；所以不免流淚感傷。戴雨農感動之下，却堅強的表示：

「你們哭什麼？成功成仁，是革命者的抱負。我戴笠既然以身許國，忠於 領袖，就無可懼怕之事。祇要能俯仰無愧，就能內心平安。古人所謂：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』，就是一種無愧於心的修養表現；我自信尚有此修養。大家應該為我此行高興才對，我不要大家以眼淚送我，我要大家以掌聲壯我行色。」

他言猶未畢，全場響起一片如雷的掌聲。他把千斤重担付托鄭介民，辭別老母，赴難西安。抗戰勝利前後，正是戴雨農百務凋集，焦勞特著的時候。一般人士，被陶醉在勝利的光輝裏，忙着分享一份比較豐富的勝利成果；而疏忽和

鬆懈了今後對共黨的應有警覺，和繼續艱苦奮鬥的準備。戴雨農從事多年情報工作的經驗，明知共黨絕不可靠，必將成為貽禍國家的大問題。可是，這位功在國家的無名英雄的領導者，却遭受到惡毒的攻擊。（由中共陰謀發動，進而影響到一部份中外人士）甚至有些一向忠於黨國的人士，也隨聲附和的主張「取消軍統局」，「戴雨農反共的色彩太濃厚了，為了促進今後的和平協商，應當退出政壇」。

民國卅五年三月，戴雨農為了執行「肅清漢奸」任務，奔波於上海、北平各地；看到當時有些軍政部門和社會上各方面的表現，想到自身所處的環境，心思相當沉重。特別於三月十日上午八時，在北平懷仁堂，召集在北平的軍統局同志，訓勉大家說：

「我們的同志，有幾千幾萬人，大家在工作上共同信守的原則，為不成功便成仁。由於諸先烈的犧牲，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；如何繼承先烈的遺志，完成革命任務，是我們的責任，這在於我們有無犧牲的決心？而此犧牲決心，不僅是捐軀効命；而且要

能做到功成不居而歸之大衆，開過則喜而知過改過；如此才是革命者的本色」。



鄧介民（右）陪同梅樂斯（中）晉謁國民政府 蔣主席

「現在雖然抗戰勝利了，然而國家的內部，仍然不能安定。建國的任務，千頭萬緒；其艱鉅更十倍於往日。當前的國際情勢，需要中國獨立；中國本身更需要真正的精誠統一，積極的革新建設。如果今天有人以為抗戰勝利，革命已經成功；而主張停止我們的革命工作。那就是不瞭解我們工作為國家為民族的真義，不明白國家當前與未來的內外情勢」。

「現在共產黨因為要找本黨的缺點，因為我們對黨最忠實，所以要打倒我們。我不怕什麼打倒、取消；而只怕我們同志不進步，官僚腐化。如果腐化下去，就是人家不來打倒，自己也會倒的。所以，我時刻所想的，是如何對得起先烈？如何保持光榮歷史？決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？」

「今天我告訴大家，本局有不可磨滅的成績，也有不可磨滅的基礎。但是工作技術，關係工作的成敗，必需徹底改革。我們的前途，決定於我們的工作。凡是服膺三民主義的，就是我們的朋友；反之，就是我們的敵人。國家有前途，個人才有前途。」

戴雨農感覺到自從他主持情報工作以來，殉職殉難的同志，已高達一千七百零四人；多年以來，他對於烈士的遺孀生活和子女教育，都已經儘可能照顧周到。可

是，由於戰時生活的艱困，物價的波動，還有交通和形勢的阻隔，他總認為還未能做到盡善盡美；因此常常耿耿於懷，現諸形色。處此軍統局來日大難的局勢，他特別對這點感到憂慮。三月十二日晚，他懇切的對鄧介民談起此事：

「我也許不能再幹下去了，你要對我們死難同志的眷屬生活負責；這件事，就拜托你了」。

十七日，戴雨農由青島乘專機飛赴京滬，由於氣候惡劣，飛機在南京的近郊板橋鎮岱山困雨溝失事，戴殉職。他十二日對鄧介民的談話，竟然一語成讖的成為最後的托付。

抗戰勝利後，鄧介民曾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、參謀次長。當美國介入我國「政治協商」的事務，組成「軍事調處執行部」的時候，他担任代表國民政府的執行委員。來台後，累任至國家安全局局長，官陸軍上將。生死哀榮，為大衆所熟知。

然而，他在抗戰勝利以前的情形如何？與戴雨農和軍統局的關係如何？戴雨農為何兩次對他作「千斤重寄」的付托？現在事過境遷，保密的因素已不存在；筆者覺得應當就所知事實，作簡要而平實的報導。以期不湮沒這一段動人心弦的珍貴史實，同時也使大家對戴雨農和鄧介民的為人和對國家的貢獻，有更深一層的瞭解。

機智勇毅奇謀初創

鄧為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人，原名炳南，字耀全。十七歲就讀廣東省立瓊崖中學時，即秘密參

加國父所組織的瓊崖民軍陳繼虞部為書記，從事革命工作；因為活動積極，被軍閥通緝，乃改名介民，亡命馬來亞，經營小木貿易，並兼任吉隆坡益羣日報編輯，鼓吹革命。

民國十三年，國父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。鄭在南洋，因經營得法，已經擁有橡樹園數甲，

和咖啡廳一座；但為了熱心革命事業，不願親友反對，毅然放下經濟產業，回國投効，入黃埔第二期。

他天賦聰慧，有過人的機智和卓越的判別能力。當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東征時，共黨以滲透顛覆的陰謀，企圖篡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，他是首先發現的一人。除了不斷予以揭發駁斥外，並與一期的黃珍吾同鄉，組織「瓊崖改造同志會」，宣揚三民主義，與瓊籍共黨份子對抗。等到來自各地的同學，認清共黨醜惡面目，組成「孫文主義學會」，與共黨份子所組織的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對抗時，鄭也參加，且為主要人物之一。

他在莫斯科，體認到如果不加入共黨，即無法在俄國就讀；權衡利弊，還是早作歸計為妙。加以國民黨弔民伐罪的北伐戰爭已經開始。於是他毅然請准歸國，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。深蒙蔣總司令賞識，派他擔任情報工作。

北伐完成後，擁有雄兵者，大多不能體諒中央實施編遣軍隊，埋頭建設的大計；加以汪精衛等政客的挑撥愚弄，於是割據稱叛，戰禍連年。當民國十八年，李宗仁胡宗鐸之流，在武漢首先反對編遣，稱兵謀叛之時；長江一帶，謠言四起。鄭介民正在武漢從事情報工作。因為他身為黃埔二期畢業生，而且還是當年「孫文主義學會」的健將，一向忠於蔣總司令。有人怕他身份暴露，勸他設法避離他去，免得被捕吃虧，他却泰然而堅定的表示：

限即到北平黃...主任天
邁足司徒雷登大使請
兄連來京有要事面
商何時起程並希先行
電復弟鄭介民叩

曾經屢出奇謀，獲得先制的成功。

黃埔畢業，以優異的成績，經考選保送赴俄國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政治、經濟。他以為短期內無法學好俄文，乃放棄俄文與經濟，專門研究共黨的理論和策略，深得共黨奧秘。因為他胆識過人，堅毅機警；於是成爲俄共最注意的人物，派出若干男女黨徒，與他接近。運用包圍、威脅、利誘等手段，拉他入黨。他不爲所動，並且堅持立場的有所表示，他說：

「我決定臨危盡責，置之死地而後生；你不怕敵人，敵人就會怕你。」

因此，他不但作遷避的打算；而且還好整理暇的公然在漢口與柯淑芳女士結婚，張燈結綵，大發喜帖，惟恐人所不知。李等爲他的結婚煙幕所迷惑，以爲他留在武漢，當無秘密任務，因而鬆懈了對他的跟踪防範。而他却順利的蒐集重要情報，密報蔣公參考；對中央迅速解決叛軍，救平變局，頗有貢獻。

李宗仁部被擊潰後，鄭介民曾前往廣西，一度擔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省黨部整理委員。當時廣西的情勢非常複雜，他却能發揮高度的機智，辨清敵友，堅持立場，不爲複雜環境所困。



(右)鄭介民將軍遺墨(左)鄭介民遺照。

「我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，深知非實現三民主義，不足以救我中華民族的危亡；非實現三民主義，不能進入大同世界。我童年即參加國民黨，深知救亡圖存，非中國國民黨領導不爲功。此生此志，永不改變。」

補弼運籌化救巨患

民國廿一年四月，軍事委員會成立情報處（九月，改稱為調查統計局第二處）戴雨農奉派為處長。鄭正任職於參謀本部為某處副處長，奉命與戴聯絡，以參謀本部名義，辦一訓練班。班主任由有關部門的主官虛領，實際上，由戴、鄭二人分別肩負行政事務與教務訓練的責任。鄭的學資經歷，均較戴為優；但他却虛懷若谷，事無大小，必請示戴而後行。旋亦奉命為情報處的第一科科長，掌理情報業務，而從此成為戴的最得力的助手。

民國廿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日軍強佔我東北。次年九月，日本政府正式承認其一手製造卵翼的「滿洲國」；並且繼續進攻長城各口，威脅平津。

蔣委員長于民國廿二年三月北上，部署抗日軍事：下令以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接替張學良，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，負責指揮長城抗戰的軍事；一面通緝放棄職守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，一面調商震、宋哲元、蕭之楚、徐庭瑤等部接防長城各口，奮勇抵抗，激戰兩月，互有勝負。

日軍以戰況膠着，深知如欲僅憑武力，很難迅速進攻佔平津，迫我就範的目的；於是，設計一套內應外合的詭計。利用留居在平津一帶的我國殘餘軍閥，以准許他們成立「華北國」為釣餌，慫恿他們密聯舊部，在平津一帶，以暴動的方式，來一次武裝政變，同時暗殺何應欽將軍，

使我華北失去領導重心。當時，他們付出一千萬元的活動資本，以張敬堯為挾持利用的對象，在「北平六國飯店」積極進行，已經聯絡吉鴻昌、任應岐、方振武，以及吳佩孚的舊部等，共約十萬人之衆，準備「擇日起事」。

這項陰謀，被戴雨農的情報組織偵查明白，報告何將軍。當時，前方戰事，正在緊急，強兵壓境；而後方空虛，變在肘腋。何將軍知道事態嚴重，於是急找鄭介民商議。

鄭是戴派在平津，負責情報工作全責的華北特派員。由於「六國飯店」係在東交民巷使館以內的日本軍營旁邊，無法前往逮捕嫌犯審訊；而事機緊迫，不容猶豫。於是，建議擒賊擒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除去甘為敵人走狗的巨奸張敬堯；那麼，一場關係華北大局的隱患，自可消滅於無形。何將軍接受他的建議，命令由他負責辦理此事。

鄭召集在平津的同志，設策滲入「六國飯店」，由黃埔軍校七期畢業的白世維，射出代表國法的第一彈，順利達成任務。張被誅的消息傳出，原來準備聽張號令的，發動叛變的醜類吉鴻昌等，莫不胆戰心寒，紛作鳥獸散。一場可能發生的激變動亂，因以瓦解烟消。

日軍雖然已經突破我長城防線，沿平榆國道推進，直指白河；但由於張敬堯被誅，內應計劃落空。加以我軍節節抵抗，奮勇不屈；以及其本身戰線地長，戰區擴大，兵力不敷分配，補給運輸也多不便；祇好自動請求休戰。經過英使藍博森的斡旋，中日雙方于五月卅一日簽訂瀋沽協定

；協議以延慶、昌平、順義、通州、香河、寶坻、蘆台之線的以東以北，直至長城之線，為非武裝地帶，中國不住軍隊，由警察和保安隊維持治安；日軍也撤出長城之外，華北危機，才得漸告解除。

民國廿三年，我國內政局，因為「福建事件」的收平（註一），已經益趨穩定。可是，部份失意的軍人政客，窮極無聊；竟然不擇手段，專門暗殺中央要員，企圖製造混亂，掀起政潮，作死灰復燃的打算。僅僅廿三年一年，戴雨農即曾被獲行刺蔣委員長的要案三次之多。至民國廿四年，愈演愈烈。

是年十一月一日，中國國民黨六中全會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，全體委員正在門前排列照相之時；行政院長汪精衛，突被冒充攝影記者的刺客孫鳳鳴開槍殺傷。由於孫當場被汪的衛士打死，失去活口，反而影響到全案的偵查。

為了迅速破案，避免可能引起政潮的發生；戴雨農親運機智，從孫鳳鳴所假借的「晨光通訊社」，偵查到線索，迅即在上海捕獲該案共同要犯張玉華等人，訊明係受職業凶手巨頭王亞樵所主使；王係受李濟、陳銘樞所僱用。尚有同黨余立奎等，已逃往香港藏匿。

戴明瞭案情以後，一面急電香港同志，與港府華探聯絡，將余立奎等捕獲扣押；一面商請外交部向港府交涉引渡余犯等同國究辦。可是余犯等狡詐，堅決否認參與刺汪案件；李濟、陳銘樞等，再在幕後救助，以致引渡之事不能解決。戴以此案關係我國法權與國際地位甚大，不能畏

難却願，不了了之；以免歹徒僥倖苟免，甚至以外地為逃遁蔽，而肆無忌憚，益為猖狂。於是，由鄭介民赴港，專責辦理引渡之事。經過鄭的多方折衝，始順利達成任務，將余犯等三人引渡回國，歸案法辦；並且從余立奎處獲知王亞樵已逃往廣西梧州藏匿。

戴以鄭對廣西情形最為熟悉，為了翦除元凶，維護國家安全，特再由鄭赴港，密加部署，終于廿五年十一月廿一日，將王亞樵密正國法。從此，政府要員，才免去時遭不測的困擾與威脅，社會的治安秩序，才能因以更趨安定。

李濟琛、陳銘樞等反叛中央的詭謀，一再失敗；又去懲惠兩廣背離中央。於是，民國廿五年六月，又有「兩廣事變」的發生。當時，兩廣以「抗日救國」為口號，組織「國民革命救國軍」公然稱兵入湘；以數十萬訓練有素、陸海空兵種俱全的精銳之師，如果不設法遏阻化解，那麼一旦戰事爆發，必將成為大患；這對當時國家外患日亟的處境，非常不利。

蔣委員長為了抗日大計，雅不願再以戰爭為手段，來解決國內問題；當即下令駐防湘南的部隊，後撤廿里，表示忍讓，並且電促兩廣當局以國事為重，作懸崖勒馬的省悟。可是，並未得到滿意的答復。

戴雨農處此重大事變，分析兩廣祇係憑武力，對中央形成威脅，企圖達到某種政治目標；而不是他們有一套比中央隱忍自重，充實國力，準備抗戰更好的方策。因此，他們不但在政治上未能得到羣眾的支持；就是數十萬軍隊，也未見

得甘願做他們的政爭工具，作無謂的犧牲。那麼，祇要策動他們深明大義的軍隊，反正効順，就可以釜底抽薪的化解巨變。因為鄭介民對廣東軍界人物最熟識，關係也最多；於是再由他負責此事。

鄭介民不負使命的多方策動，功效極著；當年七月十二日，粵海軍最新魚雷艦二艘，由艦長鄭文光、鄧瑞功率領反正；七月十六日、十七日，駐在韶關一帶的陸軍第四、第六兩師，也撤往

馬垵，通電效忠中央；七月十九、廿日，空軍第一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各隊軍機，全部反正，飛往南昌。於是，陳濟棠宣佈下野，出國考察。中央派余漢謀為綏靖主任，進駐廣州。廣西方面也在蔣委員長精誠感召之下，俯首歸誠。一場干戈，化為玉帛。（下期續完）

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
本書精選名家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訂份中外雜誌贈送親友是——

最好的禮物

一次贈禮 · 月月受惠

全年（十二期）新台幣二七〇元
二年（二十四期）新台幣五四〇元
如代海外讀者長期訂閱，除照上列訂價外，全年另加郵費陸拾元共新台幣叁百叁拾元兩年陸佰陸拾元

訂閱辦法

請將書款存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四〇四四號
或開支票（中外雜誌社抬頭劃線支票）或匯票寄台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

海外讀者直接訂閱 全年十二期美金玖元伍角

請寄支票，或匯票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